



散文青春組·首獎

何采穎



個人簡介 |

何采穎，臺南人，從2008年活到現在。
夢想裡有隻大黑狗，叫做小白。

得獎感言 |

感謝評審的肯定。
謝謝月亮以及小女孩，妳也算幫了我一把。

月亮不說話的時候

第一次知道胖是種問題時，是在幼兒園。

身為插班生以及一個胖子，交友的權限並不在我手上。一場小型審判與階級制度在此，小小的，為一個小胖子執行。

幼兒園的下午有一場遊戲時間，它用來分辨在幼兒園的階段交友狀況。老師在教室分為幾個遊戲角，我則在角與角之間，好像在遠航，不是故意不靠岸，我乘著自己，飄著。我學會在邊緣等，像一個遲到的玩家，等著有誰缺了一雙手、一個夥伴，或者只是突然想換場。那時我才會被叫進去，像一個拼圖的邊框，填補最後的空位。但遊戲總是開始得太快，我總慢一步。

有個小女孩，總是著公主裙，迪士尼公主涼鞋，會隨腳步發光的那種，頭上總是精緻的麻花辮以及無法一時理解的複雜款式，感覺她的家人也精心呵護著這位女孩。在某日的遊戲時間，女孩看著一位小胖子，小胖子並不符合公主的形狀。女孩指著小胖子說：「妳好胖！」。女孩想讓小胖子知道，妳的形狀不被需要。

女孩笑了，不是因為覺得好笑，而是如果不笑，連妳的笑都顯得太重。

從小父母常說我進食太快，但我不清楚自己怎麼吃，直到身形再變得更大時，我才開始發現咀嚼的速度。我開始學會裝，開始學會咀嚼空氣，食物都嚥下去了還是在咀嚼，有時忘了放慢速度，就拿著空的便當盒發呆，看著油漬與挑食不吃的某樣蔬菜發呆。不能太快，畢竟妳的形狀太明顯了。

有時外食買便當的時候，我總會有一個表演用的笑容。裝作思考今天該吃什麼，其實我早就知道答案，但我需要經過一段掙扎的儀式，好讓自己看起來像個有選擇的人。炸雞腿是失敗的選項，滷排骨則是偽裝得比較好的版本。當我真的點了燙青菜和豆腐時，反而會有一種表演過頭的羞恥感，像穿得太端莊的妓女。

我想吃雞排的時候會問自己會不會後悔，那句話像咒語印在每一個點餐前的遲疑，印在每個便利商店冷藏櫃前。炸的太油，甜的太快樂，澱粉的太多餘，只有燙青菜被赦免。但它又太清白了，一種過分的寬恕，吃它像在贖罪。

我怕的不是吃，而是吃後的解釋。「妳吃這樣會飽嗎？」和朋友吃飯時常聽見這個疑問。當然不會啊親愛的，可吃飯是種私密，進食中每次張嘴靈魂都會外洩，怕妳受驚，只好說：「我早上吃很多，現在還好。」我已經習慣了被懷疑自己的食量，意思是，我知道我吃得很多，但不敢讓妳看見；意思是，我有罪，請讓我自己來處罰。

我不是不想瘦。我也買過減脂茶、也做過間歇性飲食，也有過一天只吃三口飯的紀錄。那時我最喜歡的感覺是「空」。不是胃的空，是身體變輕的空。那種空好像讓我在別人眼裡，變得比

較不佔位子。可我也變得容易暈，容易怒，容易哭。那張臉不是給自己看的，是給別人掃一眼後方便為妳貼上標籤。

胖不是我給自己的名字，是別人替我取的。是我還學腳踏車時，就已經在背的東西。它像身分證影本，走到哪都要附上一份。即使你不想給，別人也會要。然後用它證明你是哪一種人。

小時候胖不是胖，親戚愛說這些，但多數的她們也不纖細，沒有一個人能夠證明她在十六歲暗戀著某個人的夏日，脂肪全都懂事的向她揮手告別。我吃東西不是為快樂，而是為了不那麼飢餓。但飢餓不全然是從胃裡出來的。是那種你走進一間教室，所有人都坐著，卻只有你的椅子發出聲音的飢餓；是別人制服自然垂墜，你卻得調整一百次下擺的飢餓；是穿上短褲後照鏡子，發現自己像沒準備好被照相的陌生人的飢餓。

我討厭夏天，或者說我討厭短褲。那種會讓腿型暴露在空氣中的布料，會讓膝蓋成為社群媒體評論區的材質。我坐在教室裡，總覺得他人是以體積在衡量我，而不是人。我的肉不是附加，而是主體，看了路邊醫美診所的廣告，我也幻想過把身上的脂肪剪掉，像裁去相片中不必要的部分，然後發上社群媒體告訴大家這才是我，並貼上標籤：**#愛自己**。

某次和友人去拍貼機，那是最近流行的活動，從按下開始鍵的那刻，我開始盤算站在哪裡比較不占空間，站在哪裡最不顯胖？是不是應該半側身？要不要拉高一點下巴？機器快速拍完，

我勉強笑著，裝做這一切都很纖瘦。成品出來後，我只覺得我的臉面積太多。友人笑著找社群裡內建的濾鏡，在店面找最乾淨的角度，搭配一首抒情慢歌，上傳當日的限時動態。我轉發了那一切，包含圓臉及過多的脂肪。我似乎更加貼近他們的形狀。

補習結束後搭上返家的那班公車，我在起始站上車，坐在後門旁兩人連坐的座位，那裏能從窗外看見月亮，也能看見我自己，那是一張不夠立體的臉。月亮常常變；但我都是一樣的，太寬的鼻翼，太圓的臉，不夠俐落的下巴。都是一樣的。月亮是瘦了又胖，胖了又瘦。但沒有人說它變醜了。只有我在便當店玻璃窗裡，看見自己側面的反光，像個永遠停在月半的階段，不能退，也無法盈滿。

我不討厭我自己，但我不敢太喜歡。因為一旦喜歡，就得為自己辯護。而我已經厭倦被解釋了。我吃，我不吃，我想吃，我裝作不餓。然後走回教室，在窗戶的倒影裡，看見一個人，像一輪剛過半的月，不敢抬頭。

胖，它不是犯罪，但它如債務不履行。妳沒有達到社會那份隱性合約的標準。妳必須賠償。

我偶爾會想，或許有天，月亮會對我說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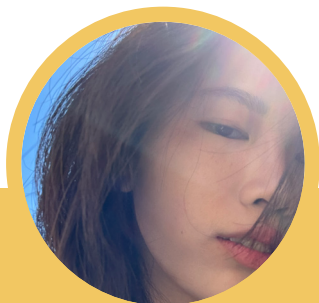
| 評審評語 |

凌性傑

青春期的重大課題之一，是面對自我身心的劇烈變化。這篇〈月亮不說話的時候〉映照出自身的焦慮與煩惱，藉由月亮的盈缺變化，襯托自己不變的肥胖身形與諸多煩惱。本文作者鋪陳成長歷程，敘述方式流暢從容，語調平易自然。討論到容貌、身體的焦慮，也是金句連發，自我解嘲，幽默感十足。自我悅納、自我嫌棄、自我感覺，多層次的交織，文章寫得相當坦率自在。這種身體覺知能力，因為迎受他人眼光的制約、審美風尚的壓力，更加顯得個性卓犖、神采飛揚。



仇苡瑄



個人簡介 |

不善於表達但鱈魚意麵（三個nerd face emoji）

得獎感言 |

香蕉你個芭樂真的得獎了。首先哭天喊地感謝蔣先生，因為我是大雷包，字體搞錯三次或者更多，但他仍耐心的拯救我於水深火熱，沒有他我根本無法投稿。再來感謝評審老師，我寫的東西自己都不敢看，交出去就當沒了，竟然給我的小破文字頒了獎，這份肯定對我而言重如泰山。最後感謝我自己確實沒停下來，我超級神。

野蜂飛舞

我停不下來。

我的腦子住了一窩離巢的野蜂，很少真正的安靜下來，要是喬伊斯真能用一張網把他們兜住，恐怕能再炮製出兩本《尤利西斯》，連標點都不用改，蜂群飛竄的軌跡，織就混亂又密集的思緒。

禮拜天晚上坐在書桌前，盤算著：還有多少時間寫？還能睡幾個小時？本該好好還放縱兩天的債，但他們不合時宜的像逃獄一樣奔放的亂飛，把字跡整得潦草混亂。

思緒不由分說的逸散，想些奇怪的問題：檯燈算不算文曲星呢？底下多少髮漩都對著他拜呢；立可帶若踩過雪地是不是不會留下腳印呢？畢竟他的足跡和雪一樣白；黑筆肯定是無機物，自然界可沒有黑色的血，於是這支筆芯里淌出的，絕對不是生命的血；圓規或許不喜歡畫地自限，那麼……我得停下。他們自私的不管作業有多空白。

等公車的時候更尷尬，我控制不住腳總得走來走去，左一步右一步，鞋底蹭著水泥地，像砂紙在打磨神經好以止癢。腳跟都磨破了皮，可仍然停不下，好似我一站穩地球就不轉了。又神經

兮兮怕別人盯著我看，覺得我是個怪人。我迫切的需要不斷、連綿不絕的，用雜碎的外部資訊灌飽自己的大腦，使蜂群歸巢……嘿、那午後地上的光斑像不像《路得記》的麥穗呢？「呀，我蒙誰的恩就在誰身後拾麥穗」……於是人們將看到我突然蹲下來摸索地板。

「同學你還好嗎？低血糖嗎？」

我該從何解釋腦內野蜂飛舞呢？

「沒事沒事！謝謝你！」

我只是有病。

我不是沒試過讓自己專心點，或者說我早推論自己無能為力。前陣子沈迷手機遊戲，第五人格一局接一局，輸贏都刺激心跳加速；還有那些十幾秒就換一個畫面的短影音，糖果炮彈一樣轟炸感官；甚至偷偷嘗過老爸杯子裡的烈酒，那灼燒感從喉嚨一直燒到胃裡。那段時間，這些愉悅的糜爛猛地灌進我的蜂巢，蜂群被熏得短暫沉下去。有那麼一會世界安靜極了，只剩下「此刻」的瞬間，我以為能讓他們忘卻在無關緊要時傾巢而出的衝動，成為長久之計。

可他們只是假寐，多巴胺幻化的糖衣終會剝落，快感的繩索都無法拴住他們頑強的生命力，更遑論企圖用意志力絞緊的沈默。

於是我需要一個明確的止損點，像養蜂人用煙燻壓制躁動的蜂箱，所以死線（deadline）這詞取得真好，倘若沒有這把利刃懸頂，切割生與死，我的日子便會無限膨脹，卡在即將開始、快

要開始的黏稠蜂蜜裡。

但人生的作業呢？那些沒有明確死線的事情呢？沒有那把刀懸著，聽起來像是可以永遠活下去，可永遠活在一團黏糊糊的未完成裡，永遠處在即將開始的預備狀態，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永恆的死嗎？可我又分明在呼吸之間苟延殘喘。

我只能不停做著填塞的勞作，不停走動使雙腳疲憊、不停閱讀艱澀的文章使大腦過載。否則我會暴露在真空中，寫作業時、等公車時還有無數個我該專心致志的場合，腦子會仰仗這空無開出一片妖豔的姪紫嫣紅，招蜂引蝶，吞噬我僅存的注意力作為補償。蜂群翅翼煽動的嗡嗡聲是花海裡的暗流，足以溺斃我。思緒和焦慮相輔相成，因為我知曉這是精衛填海。

國小老師其實提過一嘴，說我上課容易魂不守舍，東看西看還會莫名站起來，要留意一下。母親一臉困惑看著我，又驚喜的看著分數不錯的成績單。她像意外發現切葉蜂破敗的巢流出金燦燦的甜膩，可切葉蜂是不產蜜的。

於是，無人再深究這成績單背後的遊蕩。畢竟在所有人眼裡，蜂就該是勤勞不懈的典範，那首膾炙人口的野蜂飛舞，不正歌頌他們迅捷精準的舞姿嗎？教育者期望的世界是那樂譜上的音符，整齊劃一。

可我的生物鐘總與眾人遵循的日晷格格不入。老師不明白，為何我總是漏看考試的最後一題，我難以啟齒，是蜂群恰在此刻掠過；同學困惑著，話題為何突然跳向無關的枝節，我同樣無從說明，是蜂群正拖著我朝那方向奔去。

人們總是議論飛進教室的胡蜂，窗戶都打開了，怎麼會飛不出去呢？他只是覺得那不是牆，在他複眼構成的、萬花筒般的宇宙裡，屏障與活路無異，或者說，活路與屏障無異。

那不過是一種選擇的錯覺，他振翅原就不是為了尋找出口。飛翔本身就是他的疆域，被命名為自由的窗框僅是牢籠的又一根肋骨，飛越它不過是進入更大的籠。

筆，我得動筆，作業還是空著。瞥眼掛在牆上的時鐘，現在時針與分針的夾角 \cos 值正好是 $1/2$ ，不對，這描述的答案太多了，1點16分可以、2點22分也說得通、還有……我又停不下來了，蜂群又傾巢而出。但我本就不該停。蜂群從不為誰停駐他們的翅膀，養蜂人又怎麼能奢望馴服他們呢？

我的腦子是野蜂飛舞，他們是我存在的噪音，是只有我能聽見的曲子，喧囂的證明。

| 評審評語 |

凌性傑

這是一篇深度自我察覺的散文，以豐沛的意象群組烘托出自己的心理狀態。作者開篇就勾勒出一片內在風景：腦子裡住了一窩離巢野蜂，腦內思緒紛亂，停不下來，也很少安靜下來。一個無法自控的兒童，長成一個無法自控的青少年，而且只能用「我只是有病」這樣的語句回應他人的探問。一系列野蜂形象，彷彿是在暗示找不到出口的精神困境，最終歸結出「我病與我在」，畢竟那是「存在的噪音」、「喧囂的證明」。





散文青春組·優等

郭宇恩



個人簡介 |

郭宇恩，2007年生，現就讀臺大牙醫系。對血管過敏，看來不這麼適合當醫生。

最近最常說的話是pseudostratified，偽多層。這該有多好。偽裝成多個樣貌，別人認識自己就像千層蛋糕，可是本質永遠只有一個，純粹。

得獎感言 |

謝謝評審，謝謝雄中，謝謝阿陽。

有些惘然，好像是要靠「青春」這個說起來有點羞恥的名詞撐過去的，這麼說還是有些俗媚又或許幼稚。不過我很懷念那段剖蝦剖蛤蠣剖蟋蟀（謝謝翔任）、把拭鏡紙當成衛生紙、以及幹部站一排被社師罵的時光。

願雄中生研一切順利，不要倒社。

漫生青苔的深夜投夾

最一開始我並沒有那個打算。

一家外省麵店在我畢業後倒了。後來某天再經過時，招牌座位什麼都不見了，石磚碎屑、斑駁的牆壁，騎樓門口用紅字寫著大大的「租」下面附上某位陳小姐的電話，彷彿下一幕就會有男主角撥打此通電話。偶像劇在腦中花花放映起來，原來空間是一種流動的劇場。

再隔幾天，幾台亮黃色的夾娃娃機已經排成幾排塞滿長方形的空間，在一間間比鄰的老舊麵店旁，像是一個冷冰冰的外世界。其實在街燈下昏黃的這樣一個空間，是會從深處長出恐懼，像樹根盤延的。

應該是為了填補那種空虛，那是我難得主動進到這樣的一個空間，有點像一隻鹿踏進一片瀰漫著霧的森林，眼前是一片未知，更像是試著感受些什麼。

那樣似曾相識的感受在我海馬迴激起漣漪，大概是一缸表面長著青苔的魚缸開始從漣漪中浮現。

生物研習社，我們幹部喜歡戲稱自己為魚缸守護社，大抵是因為近兩公尺長的壓克力魚缸是一種清不完的徒勞，一種付出

的淤積。沿著壓克力表面微小的縫隙，黃綠色的藻類便會附著其上，從數個斑塊漸漸拼補成一片綠網，吞噬視野。

在一次次經驗裡漸漸得出結論，用過期信用卡或悠遊卡刮除是最有效率清除魚缸上藻類的方式。儘管已經有如此經驗法則得出的結論，藻類青苔還是不斷的生長，甚至覺得它們延伸到我的四肢、臉龐。既然已知無法抵達，為何還要搭上一臺失控的直達車。直達虛無。

日子裡，群組的聊天訊息不時圍繞著魚缸，注音輸入法被肆無忌憚地侵略之後，打出「ㄩㄨ」時，「魚缸」竟已經搶先出現在「勇敢」的前面。

可是我怎麼知道自己已經足夠勇敢去面對一切如薛西弗斯？

後來日復一日的漸漸成為那顆被推上山的巨石。我們只是每個中午停在魚缸前看魚群游，刷過缸壁表面造成一陣水波，水波猛烈的襲擊卻也僅收束在魚群嘴裡的啾啾聲。短暫的完成是一種錯覺嗎，又或是空洞。

「像這樣。」一個男子站在一台夾娃娃機前使勁轉動搖桿，和身旁的女子這麼說。鉤爪隔著玻璃也在裡面旋轉，隨著按鈕按下，搖擺的爪子把一隻臨懸崖邊的皮卡丘玩偶撞進洞口。

就這樣佇足在店門口，我也被吸進去了，像黑洞那樣。

從洞口縫隙塞入一枚硬幣，神經衝動湧上機器，電子音樂的顆粒粗糙播放起來。操縱桿移動延遲的爪子，如湖面上的漁夫垂釣，其實每次拋竿打破一面水鏡時，看見的都只有破碎的自己吧。

爪子下沉，鬆動地晃著，卻在碰到玩偶時失去力量。回收時

卻顯得快速有力，我想，那個瞬間空氣應該都變重了，連我的身體都被壓得沈甸甸的。

那之後我一連投了十幾枚硬幣，讓硬幣撞擊機器的聲音在腦殼中嗡嗡作響，一次次的聽到徒勞用一種具象化的聲音在摧毀我，原來一切都是徒勞。

但我總是陷於那種徒勞。

在生物研習社當幹部的一年，清理魚缸是日復一日的的生活，唯一的確幸就是餵食豹紋守宮阿陽食物了。

阿陽吃杜比亞蟑螂，一種身形圓圓的蟑螂，養在用來放雞蛋的瓦楞盒裡。用實驗室的鑷子夾起一隻剛要脫逃的蟑螂，丟進飼養箱裡，阿陽便會自己追蹤蟑螂的逃脫路線，迅捷地吞噬獵物。有的時候甚至頭部未被完全吞進，就會看見觸鬚在阿陽的嘴巴旁懸吊著，變成擬真的鬍鬚。

我會說這樣的生活真的愜意。食物從天而降、有無盡的水源可以補充，大部分的時間只需盤在石板上休息，飼養箱其實像是渡假村。

可是我從沒有想過阿陽有一天會死去。

早就應該要有這個思維，萬物都會死亡，如冬日落葉零碎的聲音、河邊犀牛的骨骸插在土壤裡，阿陽總也有這一天。

可是我卻開始想，偶爾在飼養箱放入杜比亞蟑螂後，阿陽會在原地一動也不動的盯著牠，像那個小腦袋瓜在思考著什麼。會不會透過那雙呆滯的雙眼，牠早就看到一輛命運巴士在前方等候了；但我更願意相信牠只是還在辨認眼前的是不是食物，守宮只

有在看到移動的物體時才會斷定那是一隻生物體。既然生命不是迴圈的操場跑道而是直線一百公尺衝刺快跑，已知終點在前，又何必如此在意中間的過程？

我走到魚缸前，表面又變得有點髒，這些裡面的魚最終都會死，我是這麼想著。然而雙手卻自發地開始了清理的工作，阿陽的死亡閃爍過我的腦海，頓時覺得在為魚缸做的一切正在發著光。一個小型的生態系此時和我的心搏正等速搏動著，彼此在為對方尋找某些意義。

滿室的蟑螂。我怎麼會如此又喘不過氣。黑暗。狹窄的空間。微光擴張。刺痛的強光。

發愣，原來是發愣。眼前還是那臺夾娃娃機，幾隻已經堆疊在洞口處的娃娃眼巴巴地看著我。我知道自己永遠救不出他們了，口袋在失去零錢後失去一股踏實和安穩。

最一開始我並沒有那個打算，跳入一攤泥淖知道自己爬不出來。

隔著夾娃娃機玻璃表面，我突然覺得自己像是在看魚缸的表面，在看清楚內容物前藻類便開始從四個角落狂妄鋪蓋，像是朦朧的微型宇宙隱隱發光。

夾娃娃機到底夾的是什麼？一種已知的答案，又或是期待，往懸崖奔跑仍執意不減速，跳入深谷感受落空的重力。我想要把自己變成爪子，試著在被按下時學會夾起什麼。

那些藻類青苔早已長滿我的全身，我大概會成為腐食者的食物，在食物鏈底層反覆拼搏。

然後發現一切都是惘然。

絢麗而閃著光的惘然。

| 評審評語 |

宇文正

從空間的流動思索萬物的消長，麵店消失後，轉換為夾娃娃機店鋪，敘述者進入這個空間，面對塞滿的夾娃娃機，想起在社團守護魚缸的日子。作者巧妙地把夾娃娃機、魚缸兩個長方形世界並置，展示生命的惘然。守宮會死，青苔會反覆蔓延，魚終有一死，而夾娃娃機裡的娃娃，總也不會被自己夾起。作者以極富詩意的文字訴說著萬物都將逝去，「如冬日落葉零碎的聲響、河邊犀牛的骨骸插在土壤裡」，幸而還能感受自己脈搏的搏動，即使終究徒勞，守候的過程，仍有其意義。這是篇思索深刻的散文，文字成熟，有大將之風。



廖祐專



個人簡介 |

愛搞怪，愛笑，總是不缺鬼點子的我，現就讀高雄市右昌國中二年級，和才情出眾的哥哥相比，感覺距離很遠。我平日的興趣就是塗鴉與做自己，這就是青春無敵。

得獎感言 |

第一次寫作獲獎，心裡五味雜陳。寫作對我來說，一開始感覺很卡文，總想記錄生活中那些微小卻真實的感受，卻不知從何處下手，面對腦袋一片空白，望著教室牆壁發呆，沒想到竟產生靈感。能被評審老師看見，給了我很大的鼓勵。感謝楊老師的指導，還有家人支持我、相信我。這次得獎讓我更確定，文字能傳達心裡的情感，也能讓人產生共鳴。未來我會繼續寫下去，用文字探索自己，記錄成長的每一段風景。最後，感謝主辦單位及聯經出版社，感謝評審老師們對我文章的肯定。

聽見牆壁呼吸

我確信房間的牆壁在呼吸。那是一種極為緩慢的吐納，大約每二十七分鐘完成一次循環。深夜補習回來，當我將發燙的耳機摘下，那微弱的起伏便從壁紙的接縫處滲透出來，像某種被囚禁的節奏終於找到縫隙逃逸。

牆面漆著建商標配的米白色，號稱「北歐極簡風」，實則是種拒絕任何個性的白。但此刻，那些我曾經用鉛筆偷偷記錄的身高刻度，正隨著牆壁的呼吸微微起伏。十歲的148公分與十二歲的161公分之間，那道歪斜的鉛筆線，成了某種隱秘的心電圖。

書桌左上方有塊壁癌，形狀像被雨水泡發的歐洲地圖。它每天都在擴張領土，邊緣泛起淡黃色的皺褶，像是老人皮膚上的斑點。母親說要找師傅來處理，但我偷偷覺得這才是牆壁真正想說的話，那些被防水塗料掩蓋的往事，終於在雨季來臨時浮出表面。

我用原子筆尖輕觸壁癌的邊界，牆面立刻傳來細微的顫慄。剝落的碎屑像雪片般飄落，露出底下2017年的工商日報碎片。台積電股價創新高的頭版標題在牆內側發黃，而見證這段歷史的牆體，如今正用它的方式消化這些過期的狂熱。

充電器插著的插座後方，傳來類似海底電報的滴滴聲。當我把耳朵貼上牆面，那些聲音就變成模糊的對話片段：「明天……第三節……」、「會考……」、「分手吧！……」。整棟大樓的祕密正透過鋼筋傳導，像某種集體潛意識的暗流。

有時聲音會突然清晰，比如上週三凌晨，我聽見牆那側傳來鋼琴版的〈生日快樂〉。旋律在混凝土中傳遞時變得潮濕而沉重，每個音符都裹著某戶人家的喜悅與孤獨。第二天我看見隔壁搬來鋼琴，但彈奏的女孩手指上沒有蛋糕奶油。

地震後出現的裂縫，在日光燈下呈現出奇特的文學性。主裂痕筆直如俳句的切割線，分支的細紋則是現代詩的自由分行。我用螢光筆沿著裂縫描繪，牆壁便在我的筆記本上完成一首關於斷裂的現代詩。

最長的那道裂縫正好穿越我貼在牆上的星空海報。現在獵戶座的腰帶被切成兩半，天狼星與參宿四被迫分居裂縫兩側。這讓我想起地理課學的板塊運動，只不過我們漂移的不是陸地，而是青春期那些龐大而脆弱的幻想。

每到梅雨季，壁虎就會在牆角寫下透明的註解。它們用黏液留下的軌跡，像是某種解讀牆壁呼吸的密碼。我試著用紫外線燈照射，那些乾涸的痕跡便浮現出磷光般的紋路，拼湊出「潮濕」、「孤獨」、「等待」等字樣。

有隻特別年長的壁虎總愛停在日曆旁邊。它的皮膚質感與壁紙幾乎融為一體，只有眼睛保持著琥珀色的清醒。我們達成某種默契，它見證我撕去的每一天，我則假裝沒發現它吃掉我養在玻

璃瓶裡的蚊子。

午後三點一刻，陽光會透過鐵窗在牆上投下條紋般的陰影。隨著日照角度變化，那些明暗間隔就像某種巨大的呼吸輔助器。當雲層掠過太陽時，整面牆會突然暗下來，如同一次集體的屏息。

我在光柵間擺動手影，牆壁便回贈以變形的剪影劇場。鴿子飛過窗外的瞬間，翅膀的陰影在牆上膨脹成神話中的鵬鳥。這或許就是牆壁的語言——用光影的修辭學，訴說那些被建材禁錮的飛行渴望。

樓上住戶的爭吵聲沿著水管沉降下來，在我們的牆壁內發酵。那些尖銳的詞語被混凝土過濾後，只剩下音調的起伏。我將玻璃杯貼在牆上，聽見「錢」、「孩子」、「離婚」等字眼像魚群般在杯底游動。

奇怪的是，當我輕敲牆面回應，樓上的聲響會突然安靜幾秒。然後傳來遲疑的、試探性的回敲。我們就這樣用某種原始密碼交談，直到母親的拖鞋聲從走廊逼近，中斷這場隔牆的祕密音樂會。

颱風夜，整面牆開始低頻震顫。風雨拍打外牆的聲音，與鋼筋的共振頻率形成詭異的和聲。我把手掌平貼在牆面，感受到某種類似鯨歌的震動波，這棟大樓或許正在夢見自己還是礦物的年代，深埋在地層中的靜默歲月。

清晨五點，風雨稍歇。牆壁恢復了它慣常的呼吸節奏，只是這次吐納間多了雨水與鐵鏽的氣味。我發現那道主要裂縫又延長

了兩公分，末端分岔成樹枝狀，像在記錄某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成長痛。

現在我學會在失眠時數牆壁的呼吸。二十七分鐘一次，比鯨魚浮潛的間隔更長，比人類的專注力更持久。這面見證我從兒童變成青少年的牆，正用它自己的方式參與我的成長，用壁癌記載我的叛逆，用裂縫收容我的眼淚，用呼吸頻率提醒我：有些變化緩慢得幾乎靜止，卻從未停止發生。

| 評審評語 |

朱國珍

以每二十七分鐘的循環，隱喻人生無可避免的永劫回歸。牆壁是隔閡，圍成房間也形成囚困的空間，如何在有限空間尋找對話對象，會呼吸的牆壁給出回應。作者透過擬人化的牆壁接收到左鄰右舍的日常動態，為受限的生活打開窗口，即便是「被建材禁錮」仍能訴說「飛行渴望」；或「有些變化緩慢得幾乎靜止，卻從未停止發生」。全文呈現超齡觀察與精準修辭，對於當代青少年如此早熟也嘆為觀止。





散文青春組·佳作

劉庭妘



個人簡介 |

我是個愛作夢、愛幻想的女孩，平日沉迷於各類小說與電影，經常天馬行空胡思亂想，高雄市援中國小六年級生，未來希望能實現當作家的夢想，曾獲第十七屆阿公店溪文學獎臺語詩第二名、散文優選，第十八屆阿公店溪文學獎散文及臺語詩優選。

得獎感言 |

感謝評審老師們的認可，這次獲獎不僅是榮耀的象徵，更是一種激勵；和寫作老師玩拆字遊戲，觸發了我這次取材的靈感，謝謝家人們在成長過程中的陪伴與支持，也謝謝四年來指導我寫作的楊老師，讓我在堅持創作的路上不孤單，他告訴我，文學是一場與心靈的對話，每段文字都承載著自己的思想與情感；當然還要感謝學校的師長們，提供我良好的學習環境。11足歲，我得到難度很高的新北市文學獎，我會愛主辦單位一輩子。

當字典裡的字集體罷工

清晨六點三十分，我的自動鉛筆在筆記本上劃出第一道焦慮的痕跡。墨水拒絕形成任何有意義的形狀，只在紙上留下蚯蚓般的蠕動軌跡。書桌上的辭海突然「啪」地一聲合上，我彷彿聽見裡面傳來細碎的耳語，那些被囚禁在紙頁間數十年的方塊字，終於決定發動一場靜默革命。

「愛」字最先消失。母親的早安問候卡在喉嚨，變成一個沒有口語化的氣音。她困惑地摸著喉嚨，像突然忘記如何發聲的鳥。接著是「夢」字，我的畢業紀念冊上頓時出現無數個空白方框，同學們的未來志願變成純粹的幾何圖形。

教室裡，老師的嘴唇開闔得像擱淺的魚。黑板上「期末考」三個字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褪色，最後只剩下蒼白的粉筆灰。小美傳來的紙條上寫著「我喜口你」，那個空缺處像一道傷口，我們都假裝沒看見其中流淌的隱喻。

中午的餐廳裡，驚嘆號們率先佔領湯碗邊緣，它們尖銳的形狀刺破湯膜，讓所有情緒都流回平庸的狀態。逗號在走廊上靜坐，把完整的句子切割成斷裂的呼吸。最激進的問號直接勾住校長的領帶，把他吊在公告欄前，像個尚未獲得解答的懸案。

我的筆記本成了標點符號的戰區。省略號在頁腳蔓延成憂鬱的菌絲，括號偷偷把重要公式裝進記憶的黑箱。分號試圖調停卻被兩派陣營同時唾棄；它既不像句點果斷，又不如逗號靈活，註定是語言裡的邊緣人。

「竹」部在圖書館前集結，它們細長的軀幹在風中碰撞，發出竹林般的沙響。「彳」部佔領飲水機，把每個水杯都變成未完成的悲劇。「丩」部在美術教室發起燭光晚會，跳動的火光將我們的倒影扭曲成表達主義畫作。

放學時我看見「女」字旁和「子」字旁在操場對峙，它們中間隔著一道粉筆畫的楚河漢界。歷史課本裡的「好」字因此裂成兩半，像被閃電劈開的樹。校長廣播呼籲冷靜，但廣播系統裡的「口」字旁正在罷工，他的勸說變成無意義的電流雜音。

被沒收的手機螢幕上，標楷體文字演化成新的象形文字。哭泣的T_T是「哀」的變體，豎起大拇指的圖案繼承了「讚」的基因。我們在課桌下用修正液創作新字體：一個被斜線貫穿的愛心表示「心碎」，三條波動線代表「無語」。

自然課的草履蟲圖案突然游出課本，在筆記本邊緣分裂成新的符號。它的纖毛擺動節奏酷似古代甲骨文的刻痕，也許最早的造字者看見的就是這樣的生命律動？我的自動鉛筆不自覺地臨摹起來，創造出某種介於細胞分裂與字源學之間的過渡語言。

福利社的阿姨問我要「那個圓圓的」，她手指在空中畫出缺乏形容詞的弧線。我給她看飯糰，她搖頭；換成甜甜圈，她皺

眉。最後我們在「包餡的麵粉製品」這個冗長定義中達成共識，原來失去精確詞彙的人類，終將退回洞穴時期的指物命名。

走廊佈告欄上，新北市文學獎的海報正在變異。「徵稿」變成「收留流浪的故事」，「字數限制」進化成「呼吸的長度」。我最喜歡的「超現實主義」組別長出蝴蝶翅膀，在公告欄上投下不斷變形的陰影。

放學後的圖書館像被施了靜默咒。往常沙沙的翻頁聲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手指摩挲紙張的細響，像某種新型態的摩斯密碼。管理員桌上的「靜」字標牌正在溶解，卻意外達成它畢生追求的絕對安靜。

我和小芳用橡皮擦屑在桌上排字。這些柔軟的碎屑比墨水更忠實，它們組成的句子在夕陽下閃著珍珠母的光澤，但一吹就散。這或許就是語言的真相：看似堅固的系統，其實建立在隨時可能崩場的脆弱共識上。

當第一個「雨」字重新出現在窗戶的霧氣上時，我們都屏住了呼吸。它歪斜的筆畫像是剛學會寫字的孩子所為，卻帶著某種遠古的純真。接著「光」字在黑板反光處浮現，「風」字從換氣扇的嗡鳴中歸來。

字典在深夜重新翻開，那些歸來的字都帶著陌生的稜角。「愛」的腳邊多了一滴墨漬，像永遠擦不乾的淚；「夢」的寶蓋頭長出荊棘，會刺痛輕率的許願者。它們不再是馴服的工具，而是有自己脾氣的生命體。

我撫摸著辭海燙金的書脊，突然明白這場罷工真正的訴求。

字要的不是廢除制度，而是重新協商；它們拒絕繼續當沉默的載體，要求成為對話的主體。我的手指沾滿鉛筆灰，在日記本上寫下：「從今天起，每個字都是未完成的藝術品」。

月光穿透窗戶，在紙頁上投下枝桠般的陰影。那些影子與我的字句纏繞，形成某種共生的新語言。在破曉前的靜謐裡，我聽見整個世界的字都在低語：它們既是囚徒，也是君主；既是工具，也是目的。而我們這些自以為的語言使用者，或許從來都只是文字的暫時居所。

| 評審評語 |

朱國珍

全文賦予「文字」存在的新意義，透過「靜默革命」首先消失「愛」與「夢」，象徵生活軌道的岔路與質疑。許多段落呈現出作者對於文字的關注與理解，且衍生到日常生活的觀察。例如文中以「女」、「子」裂成兩半加上校長廣播卻罷工的「口」隱喻青春荷爾蒙的迸發與淹沒。使用橡皮擦屑排字但是一吹就散，比喻語言脆弱的真相更是妙筆。全文觀點新穎，思慮成熟，年輕寫作者觀察如此細微，學問如此深厚，實屬難得。



蘇昕悅



個人簡介 |

15歲的國中生，喜歡沈浸在文字的世界裡，也喜歡拉小提琴，常帶耳機聽音樂，馳騁在文學世界中。

得獎感言 |

感謝黎光旻老師孜孜不倦的指導與鼓勵，也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。希望這篇文章能傳達到大家的心裡，也期許我的筆尖能更有力量。

琉璃

潮濕上課鐘聲響，地理老師調整麥克風頻率，冷氣夾雜水氣，像海風吹拂，我翻開筆記充斥課本，老師拿起白粉筆畫弧，摩擦聲像工廠運轉，翻下一頁，老師說臺灣地處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，地震很多，再翻下一頁，夾在課本裡成績單滑落，折線圖畫出模擬考波折，忽上忽下校排彷彿也是地震帶。

想起昨晚，我把頭靠在右手臂上，眼皮撐不起熬夜惺忪，黑眼圈記錄昨晚埋首書堆，我抬腳踩上椅子軟墊，小腿骨支撐全身向前施力，碰觸桌面邊緣停止，木椅底座築成長立方體，雙手重疊構出三角函數，我劃起csc餘割輔助線，水晶體反覆折射三角形邊角關係……聽到媽指關節敲擊木門，手握馬克杯，她說維他命水很健康，我眼睛還無法適應漆黑，像不適應桌前爸爸從日本寄回七福神，只看見媽瞳孔反光，希望能保佑學業，等到我喝光最後一滴，積分算出反導函數，望向門口，她彎眼笑。

黑板突然被敲一下，我回過神，老師說中央山脈對面是太平洋，擴音器回聲從耳邊經過，隔壁同學問老師板塊像甚麼？我想起媽說過板塊潛伏海底，有層次，也像琉璃紋路，而隨著夏季考試逼近，教室溫度升高，教室就像模具，我們一如琉璃，品質相

近成績。

我把臉頰貼到褐色木桌上，臉和桌子達到熱平衡，都很燙，媽說海邊很涼，問我週末要不要回去？我閉上眼，腦袋轉動思考，書讀不完，下禮拜吧！

放學鐘響起，建築物溢出相同制服人群，我將理化講義塞入書包，隔壁同學笑說像回收，我說她書包才像垃圾車，我們互看一眼開始狂奔，經過廁所，被磨平鞋底滑過一灘水，差點跌下樓梯間，我們嬉鬧聲環繞教學大樓，跑過花園踩上枯樹葉，狂奔到泳池邊才停下，大口喘氣傻笑。

她拿起水管作勢要開水，但我們不是要沖對方，而是想沖走似血分數。泳池被太陽反射，像藍色琉璃，書包仍舊沉重，夕陽染紅白雲，晚霞預示補習，我想起書包中不及格，收起笑臉，我們穿過中廊走出校門，我向左、她往右，彎過斑駁紅磚牆，想起今天要繳補習費，遂往媽工廠走去。

夏季傍晚天明亮，我走進小巷，金黃斜陽灑滿一路，讓我想起之前考試，太早到的早晨也是如此燦亮，媽將考試須知念一遍，我要她趕快放回書包，她又檢查我有沒有帶2B鉛筆，再仔細塞進資料夾，緩慢拉起書包拉鍊，才放鬆長呼一口氣。

看到同學來，我快步跑向他們，忘了回頭說再見，有多久，忘了有多久不再說再見。

看見生鏽招牌，我推門走進，媽正要將水晶玻璃搬下，我上前幫忙，媽說用鉀取代鉛才漂亮，因為光線折射更多次，含鉀琉璃比含鉛琉璃散發更多七彩光芒，我刻意避開媽視線，彷彿我

似含鉛琉璃，但媽很想看到光芒，所以她特別燒了一顆藍琉璃珠給我，海藍色保佑成績進步，堅持要我掛在鉛筆盒上，但我說：「碰破怎麼辦。」於是媽沒再逼我，只有考試時，我才在她監督下掛上，一次數學考試，藍筆墨汁溢出，渲染整張紙，深藍色周圍被淡黃色包圍，剩五分鐘還有七題填充，我注視正向外擴張墨水，藍得不見底，像太平洋，也像琉璃，那天回家後我把琉璃珠取下，偶爾看一眼海藍，像我偶爾才回東部一次。

媽突然開口打破沉默說，雖然無鉛水晶在陽光下是彩色的，在X光機下卻是黑色，彷彿是一些同學，表面看起來沒讀書，其實回家都埋首書堆中。

剛出爐的琉璃反射晚霞，但現在的我被考卷的紅叉掩蓋，想到X光機下的軀體都正值青春，我拿起抹布擦拭琉璃，指尖接觸溫熱光滑的表面，沿紋路反覆轉動，再轉身跨過工廠裡電線，往前往後的每條路都不好走。

媽讓我將模具捧入蒸氣室，按下啟動後遠離，再看向模具，液態琉璃被倒入固定模型就被認定要成為模型的樣子，教科書是模具，沒有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就被說成不認真，但有人像琉璃不易反射強烈光芒，價值不易被發現。

完成這一批後，媽檢查都已關機，走回我身邊，她似是發現我眉頭深鎖，或已查到模考成績，她拍拍我的肩說：不是上第一志願才有前途，像海不是只有太平洋漂亮。但她為我做好模具，希望我更快速成形。

突然，鈴聲再度響起，我起身，媽卻叫我別碰機器，機器很

燙，不熟悉容易燙傷，我記起媽手背的疤，被高溫烙印火紅，我手背上也有被紅筆畫過的痕跡，像被成績烙印的傷，媽回頭看了眼一道在我手上的墨水痕跡，說洗洗就好，我再度拿起一顆琉璃珠，用抹布擦拭灰塵，左手慢半拍旋轉，圓珠滑落，撿起抬頭直視媽的眸，她問了成績，語調很輕，卻足夠產生漣漪，我報完每科成績後說讀書很累，媽嘴角小幅度上揚，說琉璃是因為在一千度高溫燒製價值才比玻璃高，努力讀書才有好工作。

媽叫我再拿一顆藍琉璃珠回家，她說兩顆效果比較好，我捧了一顆藍琉璃走出，新點的路燈亮了一路，像媽為我設計的，我們比肩同行，媽仍舊要我多寫講義，我低頭俯視手中的琉璃珠，藍的像太平洋，更像大量題本，燒製因空氣產生的白色紋路是考卷上的紅叉，只有增加藍色圓面積，才能讓錯題減少，回家後就把琉璃掛上鉛筆盒拉鍊尾端，兩顆琉璃搖曳映照藍光。

媽突然握住我的手，我把琉璃珠放進口袋，已經好久、忘了有多久，不說再見，但不能忘記牽手，或許，明天琉璃珠就能算出表面積。

| 評審評語 |

宇文正

以「琉璃」譬喻成長，形塑琉璃的模具則是教育體制，以及母親的期許。作者有一雙世故之眼，洞悉人心，犀利表達人的矛盾、多面，心口難以合一，筆下的母親既能說出「海不是只有太平洋漂亮」，卻仍積極規劃孩子的人生，為孩子做好「模具」，她溫暖又嚴格，是愛也是枷鎖。作者能洞察人性的複雜多面，故能對人物有鮮活的刻畫。可惜有時語法怪異，如「潮濕上課鐘聲響」、「像海風吹拂，我翻開筆記充斥課本」，刻意堆疊意象，或是省略部分描述，常阻礙閱讀，若能回到自然流暢的書寫，應可獲得更好的成績。

